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来到南京的中山码头,首先让人想到那段沉重的历史。如今,每年12月13日,已经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在南京上学的时候,我常乘坐学校附近的34路公交车,北上到终点站中山码头。从北岸浦口行船至南岸下关,遥可见码头山字形的主楼矗立江边,楼身砖红与乳白相间,正中的塔楼高悬着时钟。悠哉的江风拂面,似将这座码头的百年沧桑与人娓娓道来,常常让人忘记了时间。

下关码头修筑的历史已久,现代化轮渡运输则始于1910年,当时的满清政府自民间筹资开设了连接南京下关与浦口的“关浦线”客运轮渡。1918年,北上求学的朱自清正是和父亲一起从下关码头坐轮渡前往浦口火车站,才有了后来的散文名篇——《背影》。

1929年5月28日,孙中山先生灵柩由北京迁葬至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在南京市内,灵柩途经的多处路桥由此更名:中山路、中山门、逸仙桥……而在长江南岸停靠的第一站,也从此定名为“中山码头”。

每一条江边的码头都像历史的守望者,而阅尽千帆的中山码头,其自身就是中国近代史的见证者:1937年12月12日,南京城已遭日军五路合围,城南中华门失守,沦陷已成定局。城中军民只剩城北下关一线生机,然而滚滚长江横亘眼前,没有桥梁,极小船只。自淞沪会战以来,中山码头但见船舶满载难民北上,不见片板南来。

那年冬天,仅在中山码头便发生了两起有组织的规模屠杀。在这一万多被反绑双手、跪在自己挖出的尸坑前,等待脑后一声枪响的人当中,大部分曾藏身“国际安全区”。南京大屠杀因其惨烈程度超出正常人的想象,使一切看上去像是一群失序癫狂的魔鬼肆虐人间。30余万死难者从刚降生的婴儿到九旬老妪只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中国人。国家积贫积弱,军队武器装备,人民只有任人宰割!这是历史用血写的教训,写在了南京城墙斑驳的弹孔上,写在了万人坑破碎的头颅中,写在了中国人心底最深的记忆里。

江水奔涌,带走了1937年的血与泪,留下了无言的中山码头。它在日据时期,被霸作海军码头并强加于“安宅棧桥”的耻辱之名。不仅仅是中山码头,茫茫华夏大地都在苦难中求索,在抗争中期待;国土何时光复,民族何时振兴?

1949年春末,历史的回答从中山码头上岸,那是4月23日凌晨,人民解放军35军先头部队自浦口乘船南渡过江——时代已经迫不及待地要翻开新的一页了!

时任三野副司令员粟裕在回忆录中

码头的百年沧桑

朱子墨

写道:“镇江正面的第三十四、第三十五两军,于二十三日晨占领镇江和浦口、浦镇,当晚占领了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而此时能够表达中华儿女心境的,只有毛泽东那首为这场胜利而作的七律: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首次视察南京便是乘海军长江舰在此上岸。1958年,经多年建设发展,码头的火车轮渡运力达到每日100渡,仍不能完全满足蓬勃增长的工业运输需求;1968年,在中山码头以北3公里的江面上,第一座完全由中国人自主设计建造的双层铁路、公路两用大桥——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这也是长江南京段的第一座大桥。从此,中山码头正式卸下了沟通长江两岸,乃至京沪交通咽喉的历史重任。当时代的春风再次吹拂,改革开放的浪潮拍打着长江堤岸,南京长江隧道、扬子江隧道陆续通车,京沪高铁开通,老浦口火车站停运,中山码头终于安卧江边,面朝巍巍波光,侧畔千帆竞渡。

如今,码头已成了慢生活的标签,除了单程10分钟的摆渡,它还运营着多条文化旅游线路,加上新筑的复古主楼,俨然成为新长江风景带的点睛之笔。

百年时光流逝如水,码头沉默依旧。它无言地经历了无数故事,注目江水远去,又眺望时间前行。阅读中山码头,我的心绪如同江水般在起伏翻涌……

青山依旧在

乔林生

诗词是枯燥的,生活是新鲜的。我们开始几天的永嘉修行。

温州人的心里,永嘉是最能代表温州特色的一个县市。它位于浙江东南部,东邻乐清,西连青田、缙云,北接仙居,南与温州市区隔江相望,总面积2674平方公里,人口78.92万。这些年来被冠以“中国长寿之乡”“中国茶阀之乡”“中国纽扣之都”“中国玩具之城”等等的称谓,经济实力在温州的排行榜上居中游。

城郭、村舍、街景、田野,似乎和我们看到的很多地方没有太大区别,但感觉四海波静,没有多大声响。商战的风云呢?隆隆的机声呢?温州的地界咋不像我印象中的那个温州呀?我以为是个火烧火燎满世界吆喝买卖又急着赶路的货郎,原来是个坐在闺房里轻声细语哼着匾额闷头绣花的姑娘。

浮在水面上的“文房四宝”——苍坡村到了。可以这样解读:铺一条数百米直线石板街为“笔”,凿五块大小均匀5米长条石搭成一桥为“墨”,辟东西两方面积巨大的莲池为“砚”,垒鹅卵石成方形塘,呈长方形的村落像一张展开的纸。站在高处俯瞰,好漂亮好有气势的一幅“笔墨纸砚图”!据说这里仍保持着宋淳熙戊戌(1178)年初建时的模样,而其规划设计便是九世祖李嵩当时邀请的国师李时日所为。太有历史感了!历经四季春秋,千年风雨而依然安然无恙、面貌如新。我忽然对这个不合时宜的、抑或是不可或缺的,宠辱不惊、静观日出月升、风起云涌的村落,油然而生一种热爱留恋之情。

按“七星八斗”设计布局的芙蓉村,为陈姓聚集之地,始建于唐代末年,600多年的历史了。芙蓉村中本无芙蓉,因其西南山上的三座高崖,其色白里透红状如三朵含苞待放芙蓉花而得名。再数数,明清古民居30多处,明代宅遗址5处,大小宗祠18座。种种细节中,透露出这里从前的兴盛,今天的祥和。绕村中一圈,宛如进入一座美丽的城堡,时光似乎在这里停滞不前了。尝了尝当地人土法加工的柿子,柿子独有的口感浓烈而松软,农家自产的红心柚子肉厚汁多,可口的酸、清爽的甜。这

些,也应该是600年前的味道吧!

让我惊叹不已的是,在改革开放中一马当先的温州竟然完好地保存着许多像苍坡、芙蓉这样的古镇古村!一代一代的永嘉人是通过怎样的努力躲避了灾难战乱、烟火熏硝而使其依然卓尔不群、风华依旧?今天的温州人是如何智慧地、务实地处理了建设和坚守、发展和传承的关系,让它们偏于温州一隅,以一种静止的固有的姿态,对抗着这个瞬息万变、高速前行的世界?我们都知道,很多地方的开发和建设,都是以拆城门城墙、拆大街小巷、拆祠堂庙宇、拆古人遗址等等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为代价而进行的。多少遗憾悔恨在心头啊!

毫无疑问,温州的改革开放,温州的商品经济大潮,仍像源远流长的瓯江一样奔腾不息。沧海桑田,大浪淘沙。我们所到之处惊喜地发现,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和精神财富都在,甚至比其他地方看到的更加形象生动;世代形成的乡约民俗、族规家谱都在,有的发扬光大,有的推陈出新;我们感到日渐稀少的那种淡泊的心态和简单的生活方式还在,文化遗产的传承、精神家园的建设,并没有因商业大潮的波起浪涌而停顿乃至消亡。这与我们从社会上、媒介上了解的温州形成巨大反差。一路见到最多的场所是书院、戏台、宗祠、牌匾、文化广场。即使我们被带到全国知名的奥康集团、红蜻蜓集团、报喜鸟集团、育才控股集团这样的大型企业参观,带到名声远播的桥头纽扣市场、嘉纳农庄、匠客小镇体验,也感受到商业的味道不是那么浓烈,而文化的味道却如陈年老酒,让你觉得是不是走错了地方?

红蜻蜓集团公司的接待员给我们播放了一个宣传片,没有几句话介绍他们的产品如何如何,质量如何如何,以及发展前景如何如何,就是一个小孩追着一只美丽的红蜻蜓跑跑跑,从少年跑到了青年,从外面的世界跑回了家乡的沃野……这种如诗如画与商业看似毫无关联的解读,表达了该集团创始人钱金波“从距离中寻求接近”的人生梦想,同时也体现了温州人“品牌开路、文化兴业”的创业理念。



新疆库尔德宁(水彩画)



长征

第4384期

董海全作

给时间的消磨而淡漠了,有的却像一粒种子深深埋藏在你记忆之中,由于生活印象一重又一重增加,积累,它就愈来愈茁壮,愈来愈有生命力,愈来愈光亮。”这是刘白羽《灯火》里的句子,我读着读着就觉得,刘白羽本人,以及我这一生接触到的一些中国文坛的巨人,都是我记忆中的一点一粒种子。他们必然发出本来应有的光亮,他们必是这个世界里不应忘却、不会熄灭的灯火;他们是年轻的灯火、勇敢的灯火、美丽的灯火!这也是我要完成“文化名人书系”写作最根底、最诗意的动因。

此刻,我手捧20年前刘白羽先生赠我的、他亲自编选并手抄的六大卷《唐诗风貌》,看到他用清秀的小楷所抄的1322首唐诗诗。这部大书原是由著名漫画家华君武先生请荣宝斋精制成册,后来被华艺出版社负责人慧眼所识影印出版。据说总印数仅500套。望着刘白羽先生在扉页上赠我的题签,我随意翻到一首他手抄的王昌龄的《送魏二》:“醉别江楼橘柚香,江风引雨入舟凉。忆君遥在潇湘月,愁听清猿梦里长。”刘白羽先生已远去多年,但他的音容笑貌、他的风范情怀、他的学识才华、他的等身著作,都将像暗夜中的灯火,永存人间,不熄不灭!

白羽的灯火

胡世宗

不离。我像一棵小苗儿,从他那里意外而直接地获得了特别充足的雨露。

在陪同刘白羽夫妇到呼兰县参观萧红故居时,刘白羽一进院,便举着相机直奔萧红塑像前。原来刘白羽曾与萧红有过短暂交往。他说,他们刚见面敌机就来轰炸,只好躲进防空洞交谈,萧红羡慕他去延安的决心。刘白羽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思想深受触动和洗礼。延安的灯火,照亮了刘白羽和所有怀着为人民而写作的作家前进的道路。

在哈尔滨一曼街赵一曼塑像前,他听我说了很多素材,便希望我写一部赵一曼的书。他说,这个英雄的、俊秀的女人,在哈尔滨生活过、战斗过,她才是哈尔滨的魂。我于那年底写出长篇传记文学《坚贞不屈的赵一曼》,后又改成《赵一曼传奇》。如果没有刘白羽当时的点拨,我不会那样快地完成这本书的

写作。书印出来后,我立即寄给刘白羽,他深表欣慰。

“要创造一个红玛瑙一样鲜红、通明的新世界,那就先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永远鲜红、通明的红玛瑙一样的人吧!”这是刘白羽先生的散文《红玛瑙》中睿智的名言,把它用到今天锤炼人格修养、实现伟大梦想,也是完全恰切的呀!

“太阳的初升,正如生活中的新事物一样,在它最初萌芽的瞬间,却不易被人看到。看到它,要登得高,望得远,要有一种敏锐的视觉。”这是我在刘白羽写的《日出》中获取的宝贵意象,也是我在一辈子的生活与写作中,都要努力锤炼的感官的吸纳力与思索的考究力。“任何事物总是变化的,而且常常随同生活的变化、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着。最初也许只是一点新鲜的印象,或一片朦胧的感觉,可是,有的就悄悄地

山河边关记(二首)

戎耕

书信记

没有电话,没有手机,没有网络
微信的发明还在20多年以后
面对蜡烛,油灯和信纸
我和墨迹未干的古老边塞诗执手相看

独龙江外,灯火通明
独龙江里,月似钩,灯如豆
这是电线电缆尚未翻越的深山
这是一道雪岭隔离工业文明的夜晚

我们的诗意近在眼前
我们的远方在各自的故乡
想给远方的谁写封信呢
真的没有邮递员来传情

进山前的最后一封信估计寄到家了
回信估计也到山外营部了
封山后的这封信写好了
在独龙江,一封信,就到写好为止

把信写好,藏在枕边
把信写好,念给江水
把信写好,默对雪山
把信写好,寄给自己

把信写好,埋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哨卡
埋在营房后面的墓地
谁会读到这些永远寄不出去的信呢
我知道,只有写信的人最终回到这里

藤桥记

你一定见过各种各样的桥
大江大河,家山小溪
在惊涛骇浪之上跨越天堑
在晨雾夜雨中缝补出门和回家的路

你一定听过关于桥的种种故事
一个人一生要走多少桥呢
在狂风暴雨中抉择取舍
在月明窗外送一叶乌篷船远行

你一定做过关于桥的梦
如果你来我们独龙江看一眼藤桥
你一定会从梦中惊醒
两山之间,三根油藤,命悬一线

逡巡的脚步到达之前
神仿佛来过,鹰也来过
会飞的一切仿佛都曾来过
惟有行走的一切踟蹰不前

惟有打着绑腿的我们
两手握紧两根油藤上的四季
两脚踩住一根油藤上的雨雪苍苔
走过奈何桥一般,走过藤桥去查界

真正的大山是沉睡的,真正的
悬崖是沉默的,真正的边关在藤桥两岸
真正的戍边人九死一生归来
藤桥般卑微,大山般无言

老家的人

张庆和

多少年不回老家了
老家的胡同变窄,老家的院墙变矮
曾以为,老家的人不会忘记我
可就因为上了咱“山东电视台”
“一封家书”二十点开播
邻居街坊一传十,十传百
是那个小时候的小赖毛吗
喊一声死去娘亲,扯疼一条小街

围着电视听故事,音波荡漾千里之外
“这是我叔”“这是他舅”
“五爷爷瘦了”“五姥爷老了”
老首长还专程打来电话,心中回荡起
成边的风采
老家的水甜,老家的土亲
老人家悲悯的心窝里,至今收藏着我
挪不走的那条根脉